

「美托马斯·林奇」  
Thomas Lynch

张宗子 译

生者营营不休，死者一无所求

我是个  
殡葬师，  
我心情  
不太好



THE UNDERTAKING

CTS | 湖南人民出版社

我是一个  
殡葬师，  
我心情  
不太好

## THE UNDERTAKING

[美] 托马斯·林奇 著

张宗子 译

本作品中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 / （美）托马斯·林奇（Thomas Lynch）著；张宗子译。—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20.7

ISBN 978-7-5561-2145-8

I. ①我… II. ①托… ②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0）第049726号

THE UNDERTAKING by THOMAS LYNCH

Copyright© 1997 BY THOMAS LYNCH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ICHARD P. MCDONOUGH-LITERARY AGENT  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20 Beijing Xinchang Cultural Media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WO SHIGE BINZANGSHI WO XINQING BU TAI HAO

## 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

著者：[美] 托马斯·林奇

译者：张宗子

出版统筹：张宇霖

监制：陈实

产品经理：刘婷

责任编辑：李思远 田野

责任校对：曾诗玉

封面设计：韩光毅

出版发行：湖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[http://www.hnppp.com]

地址：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电话：0731-82683357

印刷：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：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张：7.5

字数：150千字

书号：ISBN 978-7-5561-2145-8

定价：48.00元

营销电话：0731-82683348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）

## 献给

丹、帕特、蒂姆、玛丽、朱莉、埃迪、克里斯和布里吉特

## 纪念我的父母

罗兹玛丽·奥哈拉和爱德华·约瑟夫·林奇

如今，镜子里再没有什么  
供你的眼睛捕捉，  
我们不再为贫穷所困。  
我们宁静的心只为时间而跳动，  
而上帝，在光芒里，  
如早已允诺的，赐以至福。

——简·凯尼恩<sup>①</sup>

此系众生之泪，死亡之痛，洞贯心肝。

——维吉尔<sup>②</sup>

我发誓我没有枪。真的，我没有枪。

——科特·唐纳德·柯本<sup>③</sup>

我选择了伽蒙特硬木，  
黝黑，光洁。启程之时  
我们说，她的嘴形  
不对。我想，这是一种安慰。

——唐纳德·霍尔<sup>④</sup>

---

① 简·凯尼恩 (Jane Kenyon, 1947—1995)，美国女诗人，因白血病去世。——译注  
(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注)

② 维吉尔 (Virgil, 前70—前19)，古罗马诗人。

③ 科特·唐纳德·柯本 (Kurt Donald Cobain, 1967—1994)，美国涅槃乐队主唱，饮弹自杀。

④ 唐纳德·霍尔 (Donald Hall, 1928—2018)，美国诗人，他和简·凯尼恩是夫妻。

## 目 录

- 001 译序
- 011 序
- 021 生死如梦
- 037 格莱斯顿的名言
- 051 发明抽水马桶的人
- 069 基督的右手
- 085 道成了肉身
- 103 高尔夫墓场
- 129 寻梦的人
- 151 诗人和食客斯威尼
- 165 万圣节之夜
- 177 艾迪大叔的公司
- 207 杰茜卡、“新闻猎犬”和棺材
- 223 在冬天上路
- 230 致谢

## 译序

美国的公墓算得上一大景观。自小看惯中国乡间坟场的一片“荒草迷离，白杨萧萧”，或因古代诗文小说而留下散碎的“玄夜凄风却倒吹，流萤惹草复沾帏”的想象，乍见此种异域风情，顿有焕然一新的感觉。新建的大型公墓，由于都市地皮日益昂贵，不得不远迁郊野。而过去几百年来的旧墓，逐渐被居民区包围，甚至点缀在闹市一旁。生者与死者比邻而居，和睦相处。累累石碑毫无恐怖阴森气氛，车水马龙也不曾打扰泉下人漫长的安睡。只不过，旧墓毕竟是旧墓，逢年过节，少见亲人鲜花美酒的献祭，更不会有新起一丘，众人肃立寒风中，听牧师喃喃念诵经文的情景。

也因此，行路途中，常常会经过一大片墓地，或在车中匆匆一瞥，或不免驻足片刻。这些墓地无一例外地洁净整齐，不起坟，只立墓碑。一行行墓道笔直延伸，墓碑间碧草丛生。绝大多数墓碑两尺到一米高，简单朴素，镌刻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，加上一句两句怀念或祝愿之言，文字外的花边纹饰也

不张扬。年深日久，碑石颜色渐深，质地渐粗，显出沉稳从容的苍老，和新墓碑的光滑亮丽形成鲜明对比。一个墓地总有几处令人瞩目的地方：一些坟墓中的贵族和高官。这些坟墓前矗立着高大精美的石雕像，多半是耶稣和圣母玛利亚，也有天使和古冠厚袍的教士。它们成为一个墓地画龙点睛的妙笔，使得整个墓园像一件似不经意却恰到好处的艺术品，表达的是人类如何看待和对待死亡的主题。

浏览过这些大小和风格各异的墓地，你才能理解为何保罗·瓦雷里在其名作《海滨墓园》中由死亡开始的思索是那么淡定从容，甚至可以说，那么优美，那么轻灵。

瓦雷里眼里的墓园不过是惊鸿一瞥，就像电影《上帝创造了女人》中青春的碧姬·巴铎骑着自行车从海滨墓园边轻驰而过的情影，对他而言，墓园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，诗的一个题目，尽管他把这个题目写成了伟大的杰作。对于名气不大的美国诗人托马斯·林奇，墓园不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插曲，也不仅仅是一个诗题，那是他生活的一大部分，他赖以生存的领域。对之进行思考，也许还只是茶余饭后的事。因为他是一个殡葬师。

殡葬师和诗人，一个奇怪的搭配。华莱士·史蒂文斯是职业银行家，曾经让我非常惊奇。相比之下，殡仪馆老板的林奇成为诗人，再顺理成章不过。林奇后来回忆说，他兄弟五人，三人开殡仪馆，两个姐妹也在殡仪馆工作，“好像我们是一座家

庭农场，不过耕耘的不是普通的土地，而是情感的沃野。我们靠他人的死亡为生，正如医生靠疾病，律师靠罪案，神职人员靠人们对上帝的敬畏”。这是诗意呢，还是荒唐？不管怎么说，他人的死成就了林奇，包括他的生计，也包括他的文学。林奇引起文学界瞩目，批评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异乎寻常的职业，每篇评论文章都不忘提到这一点，事实上，这也确实引起了读者的兴趣，以至于成为他的散文集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的卖点。

对此，林奇似乎感到啼笑皆非。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：“在关于我的书的评论中，人人都会提到我不寻常的职业，意思是说，对于一位殡葬师，写诗真是不坏的事。‘殡仪员诗人’或‘诗人殡葬师’成了我的标准称呼。黑体字标题想尽量抓住读者的眼球：《观察家》用的是‘尸丛文集’，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用的是‘请到我的殡仪馆’，《华盛顿邮报》则说，‘诗歌深入黄泉’。”但无论如何，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让林奇狠狠火了一把，影响远远超过他自命为终生事业的诗歌。

托马斯·林奇 1948 年出生于底特律，他的家庭是爱尔兰移民的后代，父亲爱德华是镇上的殡仪馆老板。林奇读完大学即进入丧葬学校学习，1973 年毕业，次年即接手家族在密歇根州小镇米尔福德的殡仪馆，从此开始了他“每年都要埋葬几百个镇上的乡亲”的殡仪员生涯，直到今天。

林奇 1972 年结婚，育有 1 女 3 子，1984 年离婚。1991 年，

他续娶玛丽·塔塔。

在1970年，林奇第一次回到祖国爱尔兰，探望家乡的亲人，在那里读到并喜欢上爱尔兰大作家叶芝和乔伊斯。故乡之行彻底改变了林奇的生活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学上的根。高祖父在西克莱尔的小屋依然完好，那是他当年结婚时得到的礼物，距今已经一百多年了。林奇以后每年都要回爱尔兰一次，在祖居住上一段日子，和乡人交朋友，阅读、思考、写作。

林奇的主要创作是诗，迄今已出版3部诗集，即《和希瑟·格蕾丝一起溜冰》（1987年）、《老雌猫及其他》（1994年）和《米尔福德的静谧生活》（1998年）。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，1997年出版即得到广泛好评，获得“中部地区非虚构作品奖”和“美国图书奖”，并进入美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奖项“全国图书奖”的决赛。第二年春天，英美文学界评选过去一年出版的文学书籍，散文类中，大家一致推崇的，就是这本薄薄的、由12篇相对独立的文章结集的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，誉之为“一本前所未有的、新颖有力的作品”。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已被译为约十种文字。

林奇始终保持着诗人和殡葬师的双重身份。作为诗人，他习惯观察和思考；作为殡葬师，他的观察与思考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角度，这个角度就是死亡。从死亡的角度看世界、看人生，

一切都有了不同的意义。死是一个太大的参照物，大到普通人几乎难以承受，因此，一方面它必然归结为诗和哲学，另一方面，也许是更容易的一方面，它必然归结为宗教。林奇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。这是他的第三重身份，三种身份密不可分。在此基础上，林奇的一些基本理念我们差不多可以推断得出来。在他心目中，所谓人生，其实是由三件大事构成的：出生、死亡，和介于生死之间的婚姻或爱情。爱情和婚姻浑然一体，男人女人在神的祝福下的结合是神圣的。没有婚姻就没有生命的诞生，就没有家庭；没有家庭，没有后代的哀悼和怀念，一个人的死就成了生命真正的结束，死者的一生就变得毫无意义，因为一个人曾经的生活，正是在后人的记忆中才得到肯定和承认的。葬礼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对死者盖棺论定的仪式，坟墓则是永恒记忆的物质体现。从生到死是一个完美的循环，婚姻是这个循环的圆心，因为它，生死皆得连绵不断。

林奇的观念，很有点儿中国人“生死事大”“慎终追远”的意思。他从宗教和仪式的意义强调，葬礼无论多么隆重，都不过分，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人，我们的亲人，涉及的是一个生命的全部价值。但我们也明白，但凡传统的东西，唯其历史悠久，似都难逃越来越被忽视、越来越淡化的命运。在这种大势面前，亲近传统者无法摆脱内心的失望和悲哀。感叹变成沉痛，沉痛变成自嘲。感叹发自内心，沉痛也未必虚假，但到了嘲讽我们就要小心了，因为它很可能把握不了分寸，变得偏激

和强词夺理。细读林奇的书，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，瑕不掩瑜。

在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中，林奇最拿得出手的，是他 20 多年的独特经验。他是一个职业的死亡观察者。死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到来，有儿孙满堂的老人心满意足的寿终正寝，有承受不了配偶背叛的中年男子的切齿怒目的自戕，有年轻人一时冲动下的错误选择，有突如其来的疾病，有离奇的意外，有疯子和冷血杀人狂的暴力……从职业的角度，林奇把死亡分为“干净的”和“乱糟糟的”，“干净”和“不干净”不仅意味着现场清理的简便与否，也往往暗示着死亡的自然和非自然，合乎情理和不合乎情理。一个极端的故事是，那位无法忍受妻子和她老板私通却又懦弱得不敢反抗的丈夫，以死展示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刚强：他躺在熟睡的妻子身边，用电动切肉刀割断咽喉，用满床滚烫的血把她惊醒过来。另一个故事则有着令人毛骨悚然、黯然神伤的巧合：一个 10 岁小姑娘在深夜飞驰的车后座上，被一群孩子恶作剧地从高速公路上方桥上扔下的一块墓石击中胸膛，死于送医院的途中。检视那块致命的石头，墓石上刻着“福斯特”的名字。伤心欲绝的母亲为女儿挑选墓穴，千选万选，选中基督雕像右手所指的一块空地。走过去，父亲发现，紧挨着选中的空地的墓碑上，刻着的死者名字正是福斯特。

通过死而更珍惜生命，更珍惜平凡生活中琐碎的细节，因为那些细节中饱含了亲人的爱和关心。林奇回忆父亲和母亲的

部分相当感人，他写到当初离婚后一个人如何照料孩子，为孩子们担忧，以至只要他们不在身边就忧心不已，由此想到父亲在他们幼小时如何严格以待，其实就是因为心里总怀着对伤害生命之意外的恐惧。作为殡葬师，他见过的死亡太多，在寻常人不注意、不觉得危险的地方，他看到了危险。他谨小慎微到近乎病态，因为他有自己的经验为依据，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远比我们想象的脆弱，死亡确实就那么发生了，以任何方式。

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不只讲了殡葬的故事，还有诗人的故事。其中一个，讲到一个诗人朋友如何从爱情的打击中恢复过来，重新找到爱情；另一个，讲一个爱尔兰美食家兼诗人，无时无刻不在为可能到来的死亡担忧：怕车祸而一辈子不敢开车，身体的每一次哪怕再细微的不适，他都怀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，为此研究了书上“从字母 A 打头到字母 Z 打头的所有人类已知的疾病”，甚至扩大到动物特有的病症，因为它们某一天也有可能传染给人类。林奇并未笑话这位朋友的杞人忧天，相反，他讲这个故事，正是要说明，出于对生命的爱惜，我们无论多么谨慎都不过分。

坦率地说，林奇不是一个思想深刻的作家，也不是他崇拜的叶芝那样的才华横溢的诗人。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是一本精彩的书，一本很有意思的书，一本内容实在而奇特的书，但远远不是一本伟大的书。从书中得来的印象，林奇是个相当保守和古板的人，但他诚恳、认真。他的所见所闻，

所思所得，尽在书中，好处坏处一目了然。一个人诚恳而认真，可以让人肃然起敬。即使他迂腐、浅薄、见解可笑，我们仍然尊重他，因为一个人怎样思想，那是他自己的权利。只要他真诚，只要他不迎合、不附和、不讨好、不伪饰、不皮里阳秋、不出卖灵魂，我们仍然敬重他。

透过林奇，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美国人的思想，尤其是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爱尔兰移民的思想。这在美国是很有代表性的。他们的一些观点，尽管我们并不苟同，但我们起码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，理由何在（林奇极端反对堕胎，他的理由是尊重生命，生命是上帝给的，谁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，不管以什么方式，以什么名义，出于什么理由，因此，他反对堕胎，正如反对死刑）。但若止于此，林奇就太不足道了。林奇的叙事，如好的小说一样，反映了真实存在着的客观现实。愿意思考的人，现实永远是他思想深刻性的根源。在此意义上，林奇的书对于每一个读者，确实开卷有益。林奇善于讲故事，但故事感人并不表明他在煽情，相反，林奇的叙事相当简洁，虽充满激情却还算有节制，随时插入的议论和抒情，来去自然，有格言的隽永却无格言的造作。他是一个在生活中的人，他的思索也都是关于人生的，如此而已。

在讲述过程中，林奇偶尔会忘了自己诗人的身份，变成一个生意人，他的感叹虽然诚挚，却有点蛮不讲理。比如他提到，很多人不喜欢葬礼，既不愿耗费精力，也不愿多花钱，恨不得

人一生中就没有一次葬礼。林奇发牢骚道：殡葬业不像别的行业，一切推销手段均无用武之地，人们不肯来照顾生意的时候，就是不来。又说人生只有一次葬礼，大家还嫌多。听听这话！不嫌多，难道应该嫌少吗？

生死之事，林奇最崇拜的叶芝比他达观得多。叶芝在《本布尔本山下》中有言：

向生，向死，

投以冷眼。

骑手啊，向前！

这几行诗后来刻在叶芝的墓碑上。读英文原诗很有感染力，勉强译为中文，味道差了很多。林奇也许很想用散文传达出叶芝的精神，但可惜得很，他力有未逮。

总而言之，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是文学史里常见的那种因这样那样偶然而产生的可喜的小名作，我们读它，不是要去领受教诲，而是去分享一个普通人的独特经验和细微的感受。许多书评家都谈到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的格调：肃穆，平实，有些哀伤，又有点黑色幽默，完美地统一在一种“和善安详的忧郁”中。换言之，《我是个殡葬师，我心情不太好》“是对已经亡故的父母和正在蓬勃成长的孩子们的致敬，这里有从刻写墓碑者身边小跑而过的高尔夫球手，有美食家和疑难病患者，有情侣和自杀，这里有令人感到轻快的葬礼，也有让人不禁掩面而泣的婚宴。这是一本罕见优雅的书，

充满强烈的激情，且不乏机智和人情味儿。这是死者告诫生者的书”。

张宗子

2005年12月22日

地铁巴士大罢工结束之日于纽约

## 序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顾名思义，我以为，殡葬的意思就是埋到下面。父亲是殡葬师，我的兄弟姊妹有好几个（殡葬师）。殡葬师，在那些和我一起玩的孩子的眼里，比在我眼里更神秘。

“你爸爸到底做什么？”其中一个会问，“他怎么弄的？”

我说，肯定先有个坑，挖个大坑，再就是那些尸体，死人的尸体。

“把他们埋起来。懂吗？埋到土里。”

这就够了，他们不说话了。

尽管嘴上说得理直气壮，我心里并不踏实。我很奇怪，殡葬的字面意思是“带到下面”（undertaker），为什么不是“放到下面”（underputter）呢？说实话，对于死人，“带”字总让人感到有点大词小用。“带”有陪伴的意思，而死人一路上不需要别人陪伴。你可以“带”你妹妹去商店，而自行车呢，你把它“放”在车库。我喜欢在这些字眼上较真。

7岁那年，家里送我去学拉丁文。当祭童非懂拉丁文不可。